

福音普传

我在以色列认识上帝 (上)



石金义弟兄 (笔名)

(一位曾经两度在中东担任工程队的翻译)

前言

人照着各种信念从事活动，或大或小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信仰。信仰是人的灵魂最终的归属；生命的法则也是信仰的法则。美国心理学家之父威廉·詹姆斯说，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不在自然科学领域，而是人们的潜意识在信仰的触发下所产生的力量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，到中国革命的胜利，都证明了信仰的力量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会因为信仰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；在国外，人们将它比作核能的力量。但大部分人，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，没能找到信仰的力量。

笔者的父辈曾经是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过的一代人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笔者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信仰的问题。近20年来，中国的改革开放，结束了过去的封闭式国策，使中国很快融入了世界大家庭。人们除了物质交往以外，就是思想交流。笔者多年来的外事活动，对人的本性有了诸多的思考。

1990年笔者去欧洲考察，在物质上虽贫穷，但思想上却自我感觉很超越，只是羡慕别人的富有。因为那时国内是计划经济，大家生活差不多；1992年去伊朗搞工程，只是为了挣钱，不理解伊朗人的祈祷；1999年去以色列，也是为了挣钱，却在祈祷之后，认识了上帝，似乎更了解了西方世界和文化。

笔者为了讲清这种信仰，在本文中几乎将个人的所有隐私暴露给读者。目的也只有一个，愿读者能找到信仰，并因信蒙福。本文也为年轻的读者，在了解西方人的心理方面，提供一点帮助。

笔者认为，不管是什么信仰，如果它限制了你的自由和主观能动性，给你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或恐惧，让你不再爱国、爱科学，阻碍了你所追求的事业，你就完全可以拒绝。此外，笔者坚信，信仰会带来成功，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——心里的平安，这也是信仰能给你带来的结果。不管读者信不信上帝，你肯定喜欢别人对你说：「愿上帝保佑你！」这也是笔者最后要说的。

2004年2月

(编者按：原文长达四万字，这一期只撷取其在异地跨文化工作的经历及归主的心路历程，以飨读者；下一期则刊载其信主后的成长和挣扎。)

一、伊朗淘金

在异国他乡，我渴望了解那里的文化，那里人的思想。一次，我在去德黑兰的火车上同人聊天，伊朗人问我信仰什么，我说我没有信仰。他惊讶地问：「没有信仰，你怎么能活下去的呢？」我就随便跟他说，我信仰良心、信仰科学。其实我以前信仰过共产主义，我心里想，只是在这里我不愿同他争论罢了。车子开到古姆的时候，已是晚上 8-9 点钟，全车人需下车祷告，之后才能吃饭，我也参加了祈祷。伊朗人教我怎样祈祷，说祷词。我的笔记本上，至今还留下了那位伊朗人教我的祷词。(大意是：仁慈的主啊！我们赞美你；末日审判的主啊！我们敬拜你；我们寻求你的引领，保佑我们走正道吧，最仁慈、宽容的主啊！)

我在古姆的祈祷共有三次，每一次都带着好奇的心情，每一次都觉得穿鞋子很麻烦，潮湿的手和脚，把袜子硬是给撑破了。祈祷之后有一种小憩过后的感觉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跟伊朗人说：「我感觉像个新人。」在德里兰，我还找到了经书店，买了本叫「what is salat (什么是祈祷)」的英文书。书中一开始这样说：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洗手、洗脸，有时我们要洗澡、洗衣服，以保持我们身体的清洁。同样，我们的灵魂也会遭受污染，你会常常忌妒、好色、自私、贪婪……这些精神污染会让我们偏离正道，忘记真主，引我们走上犯罪的道路。书中介绍了祷告的正确方式和祷词等等。例如：(波斯语) Ihdina-s-smata-l-mustaqim (请引领我们走正道)，有的祷词更长，如未经训练，你一口气是读不完的。那时我好像理解了每日电视里播的祈祷画面，这有点像我们文革期间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一样。我想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，否则怎样统一国民的思想呢？

伊朗人虽然天天祷告，但你并不觉得他们大方在哪里，每次要工程款，你都会与他们争吵一番。明明按合同规定，死工作量，死单价，可工程监理和业主就是要七扣八扣，给你搞的满肚子气，你会觉得多少活都白干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钻合同的空子，把五块直剪试验硬说成是五组(25块)，这样一来，两年的合同三年也甭想干完。经多次谈判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双方都疲惫不堪，我这个当翻译的就可想而知了。对方的工程监理吉雅西，就因为我说他倔得像驴一样，他就拒绝和我们谈判长达两个多月。最终还得由福院长在公司里调停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还是多做了不少块。到后来，伊方干脆就不按合同办事了，叫你干啥就赶啥，不干，连干过的活也甭想要钱。气的我们大队长血压升高，夜不能寐，「真是太没良心了，这是场硬仗、恶仗呀！」而我劝他说，「干吧，干吧，谁让你到人家这一亩二分地上来呢？」

在伊朗呆了一年多以后，人人都开始想家了。能平安回家就是大家的最大心愿，钱已经不是首要的了。从国内带来的酱油什么的已用光了，厨师把糖烧焦后，再对上水当酱油用；市场上没有生姜，烧牛肉或鸡只能放些桔子皮；一年到头就几样菜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胡萝卜、土豆、生菜和洋葱头，大家实际上是在熬日子。

二、在以色列初识教会

以色列是一个在地图上经常用数字表示的小国。43岁的我，身体壮如牛，只要飞机不出事，在以色列混两年，吃再大的苦也能承受。至于能挣多少钱，心里没有底，据同学说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进帐的钱也不会低于400美元/月。因此，每月交给单位的300元人民币就不算啥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次出国是最惨兮兮的一次。

以色列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，一年中除了多雨的冬季（从11月份到3月份），就是阳光充沛的夏天。夏日里，白天温度高，但晚上睡觉要盖被子。冬季也不很冷，气候宜人。我去的时候正值冬季，虽住在海边，但不能下海游泳。我们的住处叫 Michmoret，在以色列地图上找得到。住处那破旧的平房，是50年代犹太人移民时建造的，目前已归私人所有。一共只有十几排，还住着不少罗马尼亚的建筑工人。平房之间的空地很大，堆着一些生活垃圾，杂草丛生，还长着些仙人掌，并能依稀看到当年花园留下的旧石、小道的形状。一些不成形的树木间拴着凉衣绳子，很长时间没人用了。我们从机场到达住处的时候已是早晨7点多了，四周很安静，工人一大早就去了工地，房主还在睡觉，只听见海水在不停地拍打着岸边，发出哗哗的声响。

对劳务人员的管理和收入状况，我是在以色列一个月以后才搞清楚的。为了防止你在以色列不服从管理或外逃，你得在国内交足一万元左右的押金。另外，去以色列的机票、培训和办照等费用一切自付。下了飞机后，护照一律被没收，交给一个以方的劳务公司管理。你被安排在一个建筑工地，就闭着眼干活吧。你每月只能拿到一点生活费（相当于100美元），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开支，不能抽烟喝酒。

如果你一个月创产值是1000美元，25%归中方和以方的两家劳务公司；400美元交以方工会代理机构，帮你办理银行帐户、打工卡、医疗保险、住房、交通等费用支出；再扣掉10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，剩余的就是你进帐的钱；也就是250美元了，并且只有等到你回国的时候才能在中行拿到。

在 Michmoret 居住的一个多月中，传教的人在周末的晚上来过我们住地一次，都是些海外华人。他们从小巴士上搬下两个纸箱，里面有幻灯机和一些印刷材料。在一块空地上，他们背着山墙一边放着幻灯片，一边讲解着《圣经》。

在场的人，每人都发了一个书签，上面印着《圣经》中的各种话语，「信子的人有永生；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」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」另一面印着黄、黑、红、白、绿五个彩色圆点。牧师们解释说，黄色代表上帝，是阳光；黑色代表人（因为人生下来就有罪）；白色则表示只有信上帝和认罪，才能成为清白；红色则表示，信徒要遏制和燃烧自己罪的意念；最后才能有永生，即绿色。

他们还把《圣经》中的各章的标题，编成歌子来教我们唱。「太可路，约徒罗，哥林前后书……。」他们真是吃饱喝足了，拿我们来开心，我心里想。但出于对传道人员的尊重，我和其它几个（也许是信主的）人一直坚持到最后，并帮助他们收拾东西。回屋睡觉的时候，我手里多了些宣传材料，如《基督教真理报》、《海外校园》等。

在住处，我跟小楠和江工谈起圣经的事情。我说我以前看过《圣经的故事》，书中说，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人，人类始祖因偷吃了禁果，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从此死亡就降临到人的身上。我是学外语的，年轻时很想了解西方的东西。英语小说里也常常充满了上帝、祈祷、耶稣之类的词，但我并不真的往心里去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巴别塔的故事，说的是人类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，不认识上帝，想建造一个通天

的塔，所以上帝就把人类的语言打乱，让他们无法团结起来。这个故事挺有意思，因为一个国家几乎就是一种语言团结起来的，并且，说不同语言的国家，最终还是能沟通的，只是起初有点困难。在我翻译的生涯中，就没有发现不能沟通的。只是常常感到，在沟通之后，觉得人生也莫过如此，没有什么意义。……小楠说，英国有个作家写过一本书，叫做《扁平国》，书中说，扁平国里的人只有二维的概念，不像我们有三维的概念。他们要藏起一个东西来，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隐蔽了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就像看平面图一样，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把东西藏在哪儿。而上帝是有许多维的，他看我们三维的人就如我们看二维的图一样简单。据说高等教学中就有 11 维的概念，你要是让老师去描述，他就会让你去找上帝。其实科学上的许多理论，一开始都是以假定存在的。

我们住处还有一位东北来的人，和我们的工人住在一起。他来以色列已经有好几年了，目前在我们工地做计时工。他原来是林业工人，到以色列来，上了一个私人包工头的当，干了一年多建筑工没有工资。在他们闹罢工将要被遣送回国时，教会的人帮了他们的忙，为他们打赢了官司，最后迫使以方又重新为他们安置了工作。他说他信了主。
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他说他要带我去耶路撒冷教会，去认识一位在教会工作的荷兰老太太。吃住我不担心，出个路费就行了。据说这位老太太曾经帮过他的忙，他后来买了一束鲜花。在路上，他向我介绍了他的过去。在国内他曾经是一伙「小弟兄们」的头头，与地方的官员斗过，身上和脸上都留下了不少当年刀砍的疤痕。我是渴望去耶路撒冷的，只是没想到，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圣城，居然是以一种近乎难民的心境，被一个昔日的「暴徒」引领着。

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，名义上是以色列的首都，但真正的首都却是海边的大都市——特拉维夫。从住处到特拉维夫，再转乘小巴士去耶路撒冷，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。下午 5 点多钟，教堂外就聚集了不少人，来的人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留学生及家属，还有一些韩国人，以及台湾和香港的人，这让我很费解。我去教会，是因为想在那儿免费吃住一晚上，第二天去玩老城，根本就没有信神的意思。

下午 6 点钟，教会活动开始了，我饿着肚子和大家一起唱赞美歌、祈祷、听牧师解经，并听了一位台湾老学者做的见证。见证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，「一次他在教堂里，手一举就信神了。」让人哭笑不得。不过其它地方说得都还很真实动人，但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让人感到没劲。在中间休息的时间，我乞丐般地吃了不少免费的饼干和饮料，当晚饭。因为教会周围没有卖吃喝的，再说，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是我一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呀！

教会里安排了一位韩国姑娘，为包括我在内的一男三女做了面对面的传道，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教会参加活动的人。这位韩国姑娘叫朴义真，我刚去的时候就和我聊天，一开始我还把她当了浙江一带的人呢，因为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地道。

我们先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。其中一位女士是医生，到以色列来是陪伴丈夫读博士的。她们都是因为在住处感到孤单，来教会参加活动。朴姑娘在传道的时候，用纸叠了一个十字架，来解释神和人的关系，并且说，汉语中的「义」字很厉害，是「羊」字底下放个「我」，它向人们昭示着，「我只有做上帝的羊才能称做义。」

在朴姑娘讲完之后，我们每个人要做个表态，我们都明确表示我们是不会信神的。我反过来还向她讲了许多关于达尔文进化论、美国火星探测器在寻找太空中的生命、彻底的唯物主义、……应该相信科

学，宗教是麻痹人们思想的精神鸦片，……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理论等等。我挺会侃的，大概是饼干和饮料吃多了，特别是在四位女性面前。朴姑娘并没有跟我争论，并且欢迎我们下次再来。

教会活动结束后，已是晚上 10 点多钟了。教堂里有限的几个床位早已满了。荷兰老太太已回国了，鲜花送给了另外一位荷兰女牧师。因为没有护照，连附近最便宜的旅馆也拒绝接收我们。最后还是在这位荷兰女牧师的帮助下，用我们的打工卡做抵押，才在一个阿拉伯人开的旧旅店里过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东北朋友带我到大马士革门进了老城，走了一下据说是当年耶稣背十字架走过的地方，如今已成了旅游纪念品街市。老城里面如同迷宫，伊斯兰教建筑和西方哥特式建筑混杂在一起。来来往往的人中，各种肤色都有，有人说以色列人是没有固定形像的，此话一点不假。中午的时候，你还可以碰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组团旅游的人。

我想，耶路撒冷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她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。基督教的耶稣在此降生、受害、复活；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在此飞马蹬天；犹太教的圣殿墙角（哭墙）也在于此。据当地人说，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徒，来此以后，竟不愿意回去了，有的人甚至欣喜若狂，不得不住进医院，以至于组团旅游的人不得不事先向游人打招呼，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。而我作为东方人，对耶路撒冷没有那么狂热，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。我对宗教并不感兴趣。让我不能理解的是，耶路撒冷在希伯来语中是「和平之城」「的意思。而实际上她把整个世界都搅得不得安宁。

三、美元来啦！

12 月初，我的同学快要期满回国了，我让他跟李经理说说，我来接他的位置。他在 Nes Zyyona 工地带领 20 几个工人搞别墅装修，月收入在以色列的所有工地中，数一数二。由于我们是同学关系，李经理很快就同意了，并将我急急地搬了过去，好让他带我一段时间。

Nes Zyyona 离特拉维夫很近，是个小镇。工地就在小镇的西部，位于一个小山丘脚下的一片空旷田野上，周围还有许多橙子林园。按图纸的设计，要建造 200 多套别墅和 50 多幢（6-8 套间的）小楼。我去的时候，工程量已完成近 1/6 左右，有些房子已卖了出去，并住上了不少人家。

工人的住处就在工地边上，10 几个集装箱房子里，住着罗马尼亚工人和我们的劳工，周围一片荒野，像个难民寨。我和同学住在一个有 10 平米左右的集装箱屋里，比起工人的房间显得宽敞和亮堂一些，因为他们得 8 个人住在一个箱内，上下铺挤得满满的，臭气熏天。这种集装箱铁皮房子，是屋里屋外一样冷热。夏天，中午热的无法呆在屋里；冬天的雨季，到处漏雨水、生霉。

罗马尼亚工人是搞混凝土结构的，他们的人比我们的多，人也魁梧，属欧洲人种。他们虽然也住在这种屋子里，但他们能自己动手，从工地搞一些建筑材料，将屋内屋外装修一番。门前用木栅栏围着，摆放着花草，上方搭有雨棚，铺着塑料布，工作衣和鞋子都放在外面；还有简易制做的木桌、木凳和捡来的旧沙发。整个住处的地面，都被罗马尼亚工人用混凝土浇了厚厚的一层。他们有专人负责住处卫生，打扫厕所和淋浴间，修理水电煤气管道等出现的问题；还设有小卖部、电话亭、电视间；他们修建运动场、花园、养狗。可以看出，罗马尼亚人在这里是照着日子过的。当头的 Dino，比我大几岁，腿有些毛病，修个旧车子，满工地的开。他还为自己修个会客厅，用工地上的大理石铺台阶。工人住的屋里，旧冰箱上或墙上，贴满了性杂志上的特写镜头，常常将检来的旧音响的声音放得很大，让你一开始很难习惯。但总体来说，他们的素质比我们要高，许多人会说英语。据说他们大部分人，家也在农村，

生下来就在教堂洗礼，起教名。但工人中信上帝的人并不多。他们半年回国一次，2个多小时的飞机路程。因此，他们在以色列比我们的人心态要好，每人每月工资只寄回去一半，另一半自己花，所以特拉维夫的红灯区在周末的时候，成了罗马尼亚人的聚会地方。

在 Nas Zyyona 的一个月中，我的体力恢复了许多，精神也好起来了。我们有个小食堂，一个工人负责烧饭，一日三餐不用自己烧。我也不用干活，在工地转累了，就回屋休息，看看我从国内带的书和一些教会的书，有时也翻翻《圣经》。因为《圣经》到处放的都是，工人屋里也有，是简装本，有的已破烂不堪，都是教会送的。我的同学经历也不平凡。他毕业的时候，被分在省城外贸公司，去过英国经销茶叶。后来又去南方中信公司工作。之后他又辞职去了非洲，在那儿为中国远洋渔业公司搞后勤补给和销售，开个车子满处跑，真让人羡慕。他曾经挣了不少美元，但都被他的弟弟做生意给赔了，为此他常常后悔不已。他还说，这次到以色列来，是他出国经历中最丢面子的一次。

12月下旬，是以色列春暖花开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可以进橙子园，大饱口福的时候。犹太人并不小气，按圣经的说法，他们不会摘光果子，专门留一点给外邦人吃。我的心情很愉快，并和同学参加了一次教会组织的活动。

周末，我们坐着教会租来的大客车，带着干粮，去了好多地方观光。像耶稣墓地、伯利恒、万圣堂、死海、加利利湖、海法大教堂等，主要都是些与圣经有关的地方。一路上，他们宣传他们的道，我玩我的。漂在死海里，像个水饺子，你要是老是爬着，水的浮力会把你的大腿向上托，让你的腰受不了；要是老躺着，你不得不抬着头，因为你不能把水搞到眼睛和耳朵里，毕竟是高浓度的盐水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水里走着玩。在万圣堂里，墙壁四周都用各国文字写着圣经里的主祷文，我找到了中文的部分：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…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……。」万圣堂里让你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和神秘，让你不敢怠慢。

在约旦河与加利利湖相汇的地方，教会举行了洗礼仪式，据说这就是当年耶稣曾经洗礼的地方。接受洗礼的人有20多人，有劳工也有留学生。他们事先换好白衣服，站在河水中（水底有水坨台阶），在牧师的搀扶下，一个接一个地轮流在河水中向后浸泡一下，然后再上去换衣服。我的同学洗过礼，这次同我在一旁观看，我也问了不少与宗教方面有关的问题。例如，上帝即然无所不能，为什么不把世上的坏人统统给消灭掉；我要是祈祷，天上能掉下美元来给我，我就信上帝……。同学最后说，我这辈子是不会信上帝的，但也要见上帝。

2000年元月1日，我接过了手机，正式走马上任，开始领班了。那天正逢计算机千年虫时刻，据说许多以色列人都躲进了防弹间，以防不测。在以色列，各种建筑都设有防弹间，是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灌的，我们的工地也不例外。我在工地上班的时候，几乎找不到以方的人，像个世界末日。俗话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要将我的想法在管理上付诸实施。平时我就发现，同学老是喜欢同工人打嘴仗。我可不一样，我是个说一不二的人。再说了，对付这帮乌合之众，我的知识和智能足够用了。同学曾经创造人均二千美元的产值，我要创造二千五。

工地上只剩下12个工人了，6个已经回国。我的同学没有同他们一起回去。他声称要去埃及金字塔玩一趟。我开始上任后，他白天就去特拉维夫逛街，说是等签证。实际上他不能和工人一同乘机回国，因为在平时工作中，「劳资」双方结怨太深，没准上了飞机就会打起架来，这也是我后来才明白的。

在我们工地，搞小楼装修 8 万美元，别墅装修 2 万美元，这是李经理同以方定的价。装修内容包括，内外墙面、室内地板砖、电梯走道大理石、厕所卫生间、阳台地面等。我接班的时候，工人正在装修两幢小楼，月底结帐不会困难。罗马尼亚人还在浇灌新楼的结构，展望前景，我信心十足，美元来啦！

同学将所有的结帐细节都向我做了一一交待。还有，每天一个工人大约能完成多少工作量，如打底灰 30 平米，打白灰 40 平米等等。所以，我领班当然显得很内行。我同以方工长、负责结帐的工程师、为我运材料的叉车司机、大吊车操作员、电工领头、水暖工、仓库人员……努力保持良好的关系。以方工长夸我说，我就像他的左右手。

同学走后，我第一个月结帐，也没有使劲要钱，给对方留下一个很大度的样子。春节的时候，李经理开着车子带着老婆和孩子，到我工地上来过年，并且带来了小楠让他取经。很明显，这是他对我工作赞扬的一种形式。李经理还对我说，12 月份他给我帐上进了一千二百多美元。他让我好好干，并且打算很快给我补充人力。在收了工人第一个月交来的管理费后，我烟也抽起来了，并且是好烟，一副老板的模样。离开家之前，我曾经向她保证过，从以色列回去以后，不再抽烟了。上火车的时候，我甩掉了最后一支烟。可现在，又不把它当回事了。

四、厄运

生活对我好像就是这样，每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，灾难就接着来了。我在工地挣扎了半年多，才知道我在与「厄运」搏斗。那时我认为，工地利用我和同学交接班这个契机，一边在摸索我的性情，一边在进行着全面的改革。以方工长叫一郎，我们就叫他「狼」。他的「狼」名，也因我同他的征战，传遍了以色列其它工地。促使我征战的还有一个人，工人们称他「老干部」。他是一个复员军人，快 60 岁了，在省建筑公司海外部工作。在以色列，他负责处理工人之间发生的争吵，因为李经理的工人都是从省建筑公司去的。工人回国的时候如果没有老干部的书面评语，他们出国时的押金，是拿不回来的。我刚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就在 Michmoret 给我们上了一课。当时我搞不清他的身份，但从他的讲话中，你会感受到，他曾是一个出色的部队连长，在建筑部门管管工人，是小菜一碟。我接班的时候，他也来 Nes Zyyona 讲过话。为了给工人鼓劲，他吹嘘说，某某工地的工人一天能打白灰 100 多平米，贴磁砖 80 多平米……我一开始还信以为真，并且宁肯信他说的，不肯信工人私下里对他的嘲弄。

我对创二千美元以上的产值期待过高，使我变得很凶残。我表面上显得很大度和善，心里却长着「牙」，加上我在 Mickmoret 一个月中吃的苦，更不把工人出力流汗当做一回事了。春节过后，我的工人已增加到 19 人。每天一大早，我就把每个工人的活儿安排的满满的，用同学的话说，这叫老板的本事。我搞了辆旧自行车，满工地跑。「狼」不停地打来电话，让我修补同学以往干过的房子，包括那些已经住了人家的房子，他的理由是，「都是你们中国人干的。」修补都属于白干的活，那时整个工地掀起了一股修补热。此外，「狼」毫不客气地把许多本不属于合同装修范围内的活也命令我干，如小楼屋顶内安放热水器的防水地面、搬运门窗、为已安好的门做防护套等等。我先是温和地抱怨，「狼」答应给我算计时，即每小时每个工 5.5 美元。到月底我结帐时，发现修补工几乎占了工作量的一半。更可气的是，我报的计时工被「狼」几乎都「叉」光了。我感到被欺骗和愚弄。我忍无可忍，当着「狼」的面，将他批的计时工条子给撕了，「下次再让我干哪怕是一个小时的计时工，没门！」我大声吼道。

「狼」并不是个文化人，工地上的技术问题和管子上的点子都是工程师兰德出的，「狼」只充当「打手」。后来计时工我还是不得不干，只是尽可能地让「狼」当场签字，以防止他到月底结帐时，说

话不算话。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「狼」开始对正在装修的小楼质量进行全面「挑岔」。同学走以后，我本来就对工程质量抓的很紧，防止工人「糊」我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指挥装修的墙面和地面的质量比我同学的要高得多。「狼」一开始还夸过我，我自己还在晚上的时候，拿着手电筒去工地检查过墙面白灰的质量。但「狼」现在的要求是，墙面要像玻璃面一样平，用手电筒顺着墙面照，不能发现有一点波浪形；地面用2米长的尺，来测水平，块块砖不能空。因此，我耳边常响起「狼」的吼叫声：「扒掉重来，我扣你的钱！」

「出色」的男人往往容易受到攻击，一是可能别人瞒不了你什么，二是对你有一种恐惧的心态。我平时就不把工地上的人放在眼里，我甚至有一种下放到农村的感觉。「狼」一次问我，「你挣钱干什么，女人？」「No」我摇摇头；「吃喝？」「No」我还是摇头。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一个 Politician(从政者)。」他好像猜出了什么，而我只是笑笑，其实我自己对自己想干什么都没有目标，到以色列来也只是想冒冒风险而已。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谋合，虽然他认定我是「a good man」，但他对我没有什么信仰仍感到不理解。他有时候还怀疑我们的工人，会把他给杀了。因为他对他自己这样的一个「打手」地位，很担心。他不会知道，工人恨的是我。我的思想中残留着一些「文革时期人斗人」的阴影。平时我虽然竭力忍耐，可当我暴发的时候，「狼」的脑门上也会青筋乱跳。

从2月份到4月份，月收入直线下降，4月份进帐已不到400美元了。我立志要为工人争创高收入的许诺，也成了泡影。有一批工人6月份要到期，他们觉得没希望了，开始进行「补救」措施。并且新来的一帮人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经验。不少人配起了手机，四处联系，周末和晚上出去打工。有时顾客的小车子都开到了工地上来接人。这使我大为恼火，因为他们白天干活磨洋工，将新领来的工具藏起来，等晚上打工用，并且有意在工作上制造麻烦。好端端的一个手枪钻，两下子就把它给打冒烟了。有的工人居然还让我为他找活，说给我回扣。工地上质量问题不断出现，「狼」更加暴跳如雷。我开始发狠治人，停工、扣工资、加班返工等「撒手锏」频频使用，后来我还联合「狼」，让他以他的名义找借口，撵走工人中的「害群之马」。

那一阶段，老干部、以方劳务公司的海茨、李经理常到工地来「灭火」。老干部表面上批评工人，实际上是站在他们公司的工人一边，私下里跟李经理讲我不能带队。在老外面前他打着手势，夹杂着一二点希伯来语，讨好老外。他还跟老外讲，我们工人在家只拿相当于50美元的工资，把我们劳工的利益整个给出卖了。他自己也不想想看，自己每月700—800美元的工资都是从哪里来的。海茨每月负责到工地来拿账单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海边工地，他腰里常别着把手枪，个子高高的，英文说得很好。我一开始向他抱怨过工地对我不公的情况，但最终我发现，他也是讨好工地的，也希望劳工是「不吃草的好马」。李经理不常到工地来，只有当我闹罢工或撵人走的时候他才来。他只向我阐明原则问题，如不准闹罢工，我没有人事权等等。他很生气，并且对我很失望。

半年多下来，我已经很适应这里的一切了。创不创产值的事情，我已不再想的厉害，让我马上回国我都无所谓。工地的修补工逐渐减少，我们还完成了一个离工地有二里路远的「鸡肋」工程，是一家私人的修车房。干的时候，连价格都没谈好，但不干不行，这就是劳务的性质，叫你干啥你干啥。我常常这样想，李经理把我、工人还有「狼」关在一个笼子里斗，他们只是定期来取「蛋」。

在地工，每天都是「战争」。由于我把工作安排的过紧，有时我自己不得不出动体力，把成吨的地板砖，一箱一箱地搬进屋里，两条腿至今在上楼梯时还发「软」。叉车司机又给你添麻烦，你要是给他一个运料清单，他就当场给你撕了。一开始你送给他点茶叶和香烟，他还感激你，到后来他指名要你给他买烟也不感激你，还是老样子，不是拖延时间，就是把料放错位。总之，他就是不愿为你们这些中国

穷劳工好好干活，反正又不是我们给他工资。据说他是犹太人和非洲一个小国人的后代。在以色列，真正的犹太人都把持着重要工作岗位，他们属于一等人；前苏联移民是二等人，大都是超市售货员或医院护士，像叉车司机这样的人，同阿拉伯人一样，只属三等人而已。在劳工中，罗马尼亚人的地位比我们高。他们一边工作，一边消费，有了固定工作后就不再做零活。只有中国的劳工是最让人看不起的，属社会最低层。他们什么活都干，没有休息日，挣了钱就往家寄，特别是福建那一带去的劳工，全以色列哪儿跑得都是，倒垃圾、当保姆、搞搬运、做农活……挣钱已到了疯狂的地步。有的福建劳工说，不挣到100万（人民币）就不回去了，因为他们在家花了十几万才把自己给弄到这里来的。

记得是5月底的时候，也正是我被搞的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有一对华人夫妇到我的工地来传道。他们有50多岁，看名片我了解到，他们是美国神学院的教授。第一次他们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很不耐烦。他们如此执着，我猜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，是不是国民党特务，或是像法轮功一样的邪教组织。那时的我，不仅又黑又瘦，精神也十分颓丧，一天工作下来，就想睡觉。好在工地上我说了算，工人中也有两个是信主的，我就让他们买瓶可乐张罗着。我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偶尔翻翻圣经，我可以借机好好地向他们发问发问，或调侃调侃来解解闷。因为跟着一群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打交道，时间长了也变得低智能了，我想。

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……这里的罪指两种罪，一种是显而易见的，如杀人、偷盗、奸淫、贪污……为法律所不容；另一种是隐而未现的罪，如嫉妒、贪心、邪念……它们是与身俱来。只有认罪，才能罪得赦免……」我知道，他们解经的目的，就是想让我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想，我虽然没有机会成为伟人英雄人物，也不至于成了罪人吧！钱没挣到什么，却老是有人来让你认罪，并且我认为，我可是个善良的人呀！「你说，我能不能看见上帝。」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我们看太阳还得用墨镜什么的，你想想看，连太阳都是神造的……。」我已记不清我问过多少像这样的无聊的问题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几乎每周都来，给我留下的东西有：磁带、录音机、教会材料、报纸、英文《读者文摘》等等。后来他们居然还回美国一趟，花了25美元给我买来了一本中英文对照《圣经》（和合本——新国际版），因为我曾经对他们说过，我以后翻译可能会用得着中英文《圣经》。我觉得每次我都热情接待了他们，并且陪到最后，这本珍贵的《圣经》就算是对我的酬劳吧。只是我没有信上帝，他们感到很失望。

五、感悟圣经

八月份，工地上的一批早就到期的工人，终于回国了。并且一批新工人很快就补充了进来，李经理还给我配了个助手，比我小几岁。我的这位助手是个信主的人。每个星期天下午，他都去特拉维夫做礼拜。本来工地上的修补工作结束以后，产值可以提高，我又多了个助手，「捣蛋的人」也滚了，可以大干一场了。可情况的发展仍然让我大失所望。我先是把助手接到我屋里住，把工地情况一一向他介绍清楚，又把他引见给「狼」和所有工地的外方人员。我给他搞了辆自行车，每天让他分工当头，我来运材料。周末，我还带他专门玩了趟死海，有时我也跟他去教堂做礼拜，想跟他搞搞好关系。

一个多月下来以后，我发现情况不对头，他开始不把我放在眼里。「狼」在下达任务的时候，把我们俩都叫了过去，他只要看我跟「狼」说外语，心里就不快活，硬是起疑心，说我有意见让「狼」在工作上挑他的毛病，为此工人更加恨我。那时以方建筑公司为满足市场需求，不断改进施工工艺，使用新材料，这对我们来说等于是加大了施工难度。有些问题无法向工人说清，这属于领导的事情。我的助手是第二次来以色列，在国内干活的时候也领过队，家住在农村，跟工人相处比我要到位，再说，他们在家都是一个单位一人。我一气之下，不让他当助手了，干活去吧，我管你信主不信主。当时国内电视正在

播放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们在工地住处安装了卫星接收器，能收到中央4台节目。电视里许多年轻人都在谈观后感。「来吧，到我工地来，我不出二个月就能把你给炼出来了。」我心里想得很恶。

周末的时候，教会来我们住处的人也多了些，他们带来DVD放像机。光盘里介绍了一位香港人士信主的见证。这位男士曾经沉湎于性不能自拔，练过什么「帝王功」等等，用他的话说，「见到女人就想……。」真有点吓人。后来他信了上帝以后，好了。我那时经文也知道一些，脑子里立刻就冒出了一句经文，「见到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罪了。」我当时既觉得这位香港人士可笑，又觉得经文的话几乎就是让人禁欲，是反对本能。但我跟一位姓许的牧师说，我的智慧超不出圣经，圣经的话直逼人心。许牧师是台湾人，他笑着说，「看来你迟早会信上帝的。」我却戏言道：「我认为世界上相信钱的人比相信上帝的人多。」

到以色列来的中国劳工，都是由胖变瘦，由白变黑，由神采奕奕，变为一脸沮丧。有的人甚至干活累出了病。在工地，你感受不到任何尊严，因为老外知道，中国人要的只是钱。在特拉维夫海边的一个菜市场，劳工们在星期六的下午去那儿买菜。一家猪肉店的老板常用自来水来驱赶拥在店门口的中国劳工，因为他们要的都是肉店垃圾筐里的肉皮和大骨头。在以色列，不管你见到的是黑人还是白人，亚洲人还是欧洲人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的劳工这样没有尊严。在住处，他们打牌、赌博、周围卫生被糟蹋得像个猪圈，叫人家怎么能看得起你呢？一个老外跟我说，他看到我们的一个工人，蹲在地上，手里端着碗吃饭，然后从大裤叉掏出「家伙」来撒尿，边吃边尿。我在教堂和一位美国来的华人学者聊天，用英语调侃自己，「当你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你不得不了解他们；当你了解他们，你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一部分；当你成了他们的一部分的时候，你朋友来见你时就会说，哇！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！」那位华人笑得很厉害。」但在美国每个人也只不过是号码，因为整个社会的运作，是只认号码不认人他这么说。

李经理知道我让助手当工人后，打电话来批评了我一顿，让我把工地交给助手管，对我另有安排。我这才知道，李经理原来是叫他来替换我的，哪里是什么助手啊。我真是出力不讨好。本来我觉得，我当「官」当到这时候，才刚当出个「味」来，没想到连个「屁马翁」也好景不长。当然在走之前，工地有些事还得找我，我还得管管工人看病、到月结帐、领生活费等锁事。工人知道我「下台」后，欣喜若狂，当晚喝过酒以后，就有人把的自行车轮胎给扎了。我连为他们搞搞材料或去镇子买邮票都没法去了。谁让我平时给他们管得那么严呢，并且我又是一个外单位的人。看来，我这满脑子装着理想、主义、知识的人，管起工人来，还不如一个「大老粗」呢？生活真是太嘲弄人了。

在以色列各工地带队的人中，有好几个都不是搞建筑行业出生的。有一个曾经研究过航空动力学的研究生，叫刘振义，也带过队，是李经理公司的人。在公司刚起家的时候，他就来以色列了，并且能用希伯来语写东西。我刚到的时候，就认识了他，当时他也住在 Michmoret。那时他的床头上，放了许多有关宗教的书。晚上由于太疲劳，他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，连鞋子也不脱。在后来的接触中，我知道他是信上帝的，并且认为他可能是在研究神学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在住处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想聊聊天，解解心中的忧闷。他说：「你读读圣经里的传道书，然后祈祷祈祷。」「唉，他又来了！」我心里想，「他老是让你信上帝。」

反正也没事，我翻开圣经，读起了传道书一章。我平时就常翻圣经，不过这次看的比较认真一点。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！……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……眼看，看不饱，耳听，听不足……已过的，无人纪念，将来的，后人也不纪念……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。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，是极重的劳苦。……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；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，神从始

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渗透。……我见日光下，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，反害自己。……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……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，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，在日光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。……我又转想：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；所临到众人的，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；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，也是如此。……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……。」

读完之后，我一个人出去散步，往小山丘的背后走去。那里比较安静，是一片荒草地，「原先也许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吧。」一路上，我看到小山丘脚下埋着许多支离破碎的、生着锈的小汽车残体。「是啊，一切都是虚空，当年富有的象征，如今也就成了这个样子了。「我走呀走呀，走的很远，住处已不见了，天快黑了下來，远处超市的灯已亮起。」我以前在伊朗祈祷过，我现在也可以祈祷，反正周围又没有人，再说，不要什么都拒绝，祈祷又没什么坏处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脚步停了下来。我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，闭上眼睛，心里还有一丝觉得好笑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「我信有神，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，就请你引领我吧！」我祈祷的时候，声音很小，甚至还没有我耳边的风声大，也没有说——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——这样一个正规的基督徒祈祷时的结束语，可祈祷却是真心的。

祈祷结束以后，我就开始往回走了，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远处超市和汽车的灯光向我招示着尘世的喧嚣。我心中很平静，好像我刚到以色列来一样。当我快走到住处的时候，看到工人已下班了。望着他们那急促赶回住处的样子，我突然怜悯心大起。圣经的话语临到了我：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。」是啊！我往日里，逼着工人按照我的意图完成工作量，这跟我小时候扮演的周扒皮有什么两样。我的目的不就是要挣更多的钱，然后再去买那些炫耀「富有」的东西吗？看到工人们那疲惫的样子，我感到我平时好像就在犯罪。

从那以后，圣经的话开始打动了。那里面好像隐藏着许多天机。就这么一句看似简单的话，让我联想到整个人类的活动几乎都是这样。别的不要说，就是我们经历的文革，毛主席不也是要立志，消除人的私心，要狠斗「私」字一闪念吗？可是其结果呢？而为什么人人心中都存有美好，而现实又令人失望呢？什么又是我们人类社会的最终美好的境界呢？

那天晚上，我显得格外兴奋，正好又碰上医生巡访和发生活费的人来到工地，我为工人服务很热心，他们还以为我有什么喜事了呢。9点多钟的时候，我去工地转了转，想第二天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我给刘振义通了电话，谈了几乎有一个多小时。我感谢他以这种方式对我的安慰。他听了以后不停的感谢上帝。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躺在床上想：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……所临到众人的，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……是啊，我没有经历战争年代，也没有尝到文革时期人斗人的滋味，所临到的是经济变革时期。我在这里的力战也没得胜，碰到了倒霉时期，市场的操作不是以我的思想有多伟大来运作的。我在最快活的时候进帐1200多，在最累最气的时候，进帐只有400元。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中，有哪样事情我能真正把握呢？回顾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，感慨圣经的话是真理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听到邻居家要下放到农村去，我好奇地扒着窗子看他们哭。夫妻俩是上海解放前的资本家。后来听说他们差一点上吊死掉。当年人们恨资本家，而如今人们又……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已过的，无人纪念，将来的，后人也不纪念……。」

六、没有信仰的潜意识

11 月中旬，天又开始下雨了，我到以色列来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，教会的人也不来了，李经理也好像把我的事给忘了。工人、外方人员还有「狼」都开始对我很客气，可能是我忘了钱，只为他们服务的缘故吧。我在住处等待的日子里，开始阅读有关圣经的书和祈祷。在一次默祷后，我觉得想去镇上书店看看。在书店里我花了 60 谢克尔，买了一本店里唯一的一本新到的书，相当于人民币 240 元，并且老板一分钱不让价。这是一本英文书，叫做潜意识的动力，我想看看信仰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认为信仰可能就是潜意识在起作用。当我读到「美国心理学家之父威廉·詹姆斯说，19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不在自然科学领域，而是人们的潜意识在信仰的触发下所产生的力量」这句话时，我决定要买这本书。因为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，当年就是在信仰力量的触发下，放弃了在上海的高工资生活，决定离开上海，到内地来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曾经有过信仰的冲动。并且一提到信仰，我脑子里就想起了小时看过的电影。那些英雄人物内在力量的爆发，不也是源于他们的一种理想或信仰吗？我深知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你可以英勇不屈地献身，也可以因中邪，自焚或自溢，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而现实生活中，大多数的人受环境的影响，无法产生信仰的力量。

潜意识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他曾经获得过哲学、神学、法学和宗教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，在世界各地讲学，著书立说。这本书也是世界畅销书，1963 年就有了第一版，作者如今可能已不在世了。50-70 年代，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封闭的，我们接触不到外界的东西。现在时代变了，我有幸出国自由读书，也多亏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稳定的政治局面。只是觉得在国外打工，寄人篱下，做为一个文化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很想了解外国人的信仰和精神的追求。书中提到，生命的法则就是信仰的法则，佛教徒、基督徒、穆斯林、犹太教徒等都能祈祷起作用，并不是因为他们那种特定的信条、礼拜仪式、礼节、咒语、祭品等产生作用，而是因为这种信仰或精神上所接受的东西在起作用，是你的潜意识与你的愿望相一致的时候，祈祷才起作用。

我在精神上要接受什么信仰呢？书中说，人的心理有两部分，它们的功能不一样，一般我们把它描述为主观和客观、有意识的和下意识的、醒着的和睡着的、表面的我和内在的我、自主的和非自主等等。我们用意识和潜意识来代表心理的两重性。你的潜意识好比是一个花园，你是一个园丁，你每天都在潜意识中，根据你的思维习惯播种（你的思想），所以，你身体和你的环境所收获的，就是你在潜意识中播下种子的果实。你可以通过祈祷往潜意识中播种子，如果睡觉前你对你的潜意识说：「我要早晨 6 点起来。」它会准时把你唤醒。这是一本很好的书，里面的许多内容非常实用，但只是不告诉你去信仰什么。

书中不断地告诫人们，要不断地排除思想中的消极因素，像「你不行。」「你会输的。」「这没用。」「有别费劲了。」等等，并且书中不停地选用圣经中的话语来坚固你的信心（我的那本中英对照《圣经》正好也派到了用场）。排除消极思想的最佳时间是在睡前或早晨刚醒来。平时也可以放松身体，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后再祈祷。书中认为潜意识开不起玩笑，它什么都接受，并做出相应的反应。因此不要播撒消极的种子。潜意识还带有奴役性，一旦你不停地重复某种想法或某种动作，你的潜意识就会固定这种想法或动作，做出像惯性运动一样的反应，并且不需要你再去关照它，像你学会骑车子或游泳一样等等。因此，成功者往往是「受迫」成功。

这本书给我印象深的地方还有几点：一是作者列举了许多通过祈祷治愈病人的惊人例子，也包括作者本人为他人祈祷治病的成功案例；二是书中提到，祈祷会通过一个万能的灵起作用，并相信所有的教堂或世界存在之前，这个灵就存在了。「从古至今，在世界所有的地方，都有人本能地相信存在着超自然的大能；在某种条件下，这种奇特的大能可以被引发。」「你的潜意识从不衰老，它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，它无生无死，是永恒上帝大灵的一部分。」当我读到这些话时，我激动地给刘振义打电话，

「原来这本书的作者也信上帝。」后来我知道，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信上帝，像牛顿、爱因斯坦等，因为在西方社会，人们的世界观都是基于圣经文化的。

我自从第一次祈祷之后，想不起来抽烟了。我当时桌上放着一包好烟，只抽了几枝。外面下着雨，我在屋里看书，当我发现这个情况时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魔，便点起了一枝烟。但我实在喜欢不起来烟味了，只抽了几口就把它给扔了，我也从此与烟无缘了。是上帝还是潜意识起作用了呢？还是两者都有呢？我说不清。说来也奇怪，后来有许多小事也是因为我祈祷有了响应。

有一阶段，我的情绪很激动，如圣经里说，「像是心里着了火。」我积极地去帮助别人祈祷。有一个工人在工地脚被钉扎了，肿得很厉害，吃了不少消炎药也没消肿，已经有两天了。根据潜意识的道理，人祈祷时要在半睡眠状态下效果最好，因为这个时候，人的主观意识干扰的最少。我就给他写了个祈祷文，让他在晚上睡觉前不停的祈祷，一直到昏昏入睡。第二天他来找我，问我要圣经方面的书看，因为他的脚已完全消肿了。我记得给他的祈祷文中写着：「上帝既然造了我，也会修复我，我相信有上帝，我因我的信，脚得康复。」这有点类似圣经里耶稣给人看病的样子。看来祈祷加信心的确起作用，我想。

我的同屋，现在是老板了，手头有一本「小鱼」圣经，因为书的黑色塑料皮上印着一条小鱼的轮廓，故得此名。这本圣经吸引我的原因，是它里面有「新生命学习纲要」和「专题经文索引」，并且每个章节前面还有简介，这对读圣经有很大的帮助。他是通过考试在教会领取的，在书店是买不到的，所以我开始了考试的准备。周末我从教会领回了教材，每日有时间就做习题。教材有《新生命》、《新生活》、《门徒之道》和《牧者之道》四本。

一开始，我只对介绍圣经的知识感兴趣。「圣经影响着全世界，没有其它任何书籍可以与之相比，它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，影响着无数文化……被其真理改变者难以计数，只有在永恒里衡量，才能知道它对全人类的影响该有多大。圣经是由 40 多位作者，历经 1500 多年，用不同语言在不同大洲，书写而成的，他们有帝王、先知、农夫、税吏、囚犯等。圣经都是神的默示，真正的作者是圣灵。文体各不相同，有历史、传记、诗歌……但整体却是一部统一的书，真是个神迹！」

在做习题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上帝是个灵（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，认为有一位老人，坐在空中），人的肉眼看不到。这个灵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在众人之内，是无所不在的。人只愿意相信看得见的，不愿意相信看不见的，人必因信得救。我想，在国内，人死了之后，老百姓喜欢在条幅上写着「西方接应」，或英灵「永垂不朽」之类的话；在清明节，人们去上坟、烧纸；这说明人们在灵魂深处，也在追寻着灵界的永恒，但仅限于一种愿望，借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，并不真的相信。

对这个问题，我那时挺爱钻牛角尖。教会里，我常听别人做见证，也谈及天堂的话题。一个美籍华人说，如果让你在一个「有天堂」和一个「没有天堂」问题上下赌注，这个赌注就是你的信心，你把赌注押在哪一个上面呢？如果你押在「有天堂」上面，即使没有天堂，你也不吃亏；如果你押在「没有天堂」上面，一旦有天堂存在的话，你不就吃大亏了嘛。潜意识书中说，许多科学家能证明，人死后，生命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圣经中说，这是神的奥秘事，人不能测透。我有时想起小楠的话，这有点类似三维看二维的比喻一样，神有多少维，我们不知道。其实我这个人，不在乎死后归宿，认为「生为人杰，死为鬼雄」，或者吃吃喝喝，死了拉倒。

我的那本潜意识书的作者，曾周游世界各地，访问过各种庙宇和宗教圣地。他发现各种迷信甚至邪教也能让人因信病得全愈，并且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。这使我想起国内信教的人大都是些老太婆和老头子之类的人，他们可能也是因生活的磨难或因得了重病，信了主以后身心恢复了健康。我的同屋还跟我讲，他们庄子里许多信主的人都大字不识几个。但在国外却不一样，且不要说专业神职人员，就是信徒也都是有文化的人多。有时我还想，一个杀人犯得了重病，祈祷上帝保佑，结果病好了，之后还去杀人，他信得究竟是什么样的上帝呢？

我后来问教会的张牧师，为什么信上帝的人政治家不多，有钱的人不多。他认为我还不太了解国外的情况，并用圣经的话来向我解释，还推荐一些书给我看。当时我对他的解释不满意，企图想通过看书来解决我的问题。我带回了不少书，如《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思想》、《圣经简介》、《科学与基督教信仰》、《峰回路转——海外学人见证》、《科学家评论进化论》等。

2000年底的日子里，我不停地被圣经的话打动，徘徊在信和不信之间。「不行」，我心里想，「我得看看从国内带来的书。」我从墙角木架里翻出中英文对照读物《道德经》和《理想国》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（天下本无什么道，所谓的道，也只是在无道的背景下，所产生的那么一点点相对而有限的道而已）……。」古人的灵性不也是通天的嘛。但让我愤怒的是，「愚民政策」居然也是道德经的内容，这那里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；而《理想国》几乎就是在维护奴隶等级制度。

七、灵魂的飞跃

你不得不承认人有灵魂，这个灵魂在找不到归宿的时候，它是浮躁不安的，它不取决于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财富的多少。2001年2月18日，是我认定上帝的日子。在此之前，我灵魂深处是如何进行厮杀的，我回忆不起来了，主要是圣经的话在我里面起了作用。在这里我就随便说一点。圣经中说：「人怎样思量就怎样行。」这就是说，你不能同时行善又行恶，也不能同时往东走又往西走。你必须要有选择。但人为什么常常有恶的想法呢？是因为当我们的思维，顺从了我们的肉身需求时，我们可能就会变得贪婪、懒惰、嫉妒、恐惧、愤愤不平……我们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于肉身的欲望搏斗，或放纵或抑制。圣经中又说：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惟有爱心能造就人。」是的，我不就自以为很有知识吗，平时看不起工人，我对他们有爱心吗？科学技术知识就像一把双刃的剑，如果没有爱心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我那时开始认识到，那对美国华人的传道是对的，人生来就有顺从肉身去思维的原罪倾向，这种隐含的罪就是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，并且会与日俱增。圣经中说：「人心之诡诈，坏到极处，比万物都诡诈。」也是给人定罪，又表明人心之叵测。过去有许多伟人，先是建立各种理论，然后号召人们通过自我改造，来实现某种理想的社会。而圣经中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」却一语道破了天机。这也包括伟人在内，因为他们是人，而不是神。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」我知道，圣经中说的罪，东方人是很难接受的。许多资料也都表明了这一点。圣经罗马书中有关「人的终身都是灵与肉身的交战」一段描述，让我一下子把我自己从小到大看的清清楚楚。

我信上帝的时候，并没有通读圣经，也没有解决我思想上存在的所有有关人生的问题，但我好像更能认清人的邪恶和诡诈。我有时也觉得我是在以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，进行自我世界观的改造。

3月17号，我通过考试，在教会领到「小鱼」圣经。4月14日，去耶路撒冷参加了洗礼。我在「贝都因」营火晚会上做了见证讲演，大部分参加的人都是大陆留学生，他们都一致认为我说得很精彩。许牧师还说，如果当时能用录音机录下来就好了。只可惜那对美国神学院的教授夫妇不在现场，他们回美

国去了。我对他们永远是心存感激的。现在，我只能把我交给教会的「信主得救见证」复印件抄来读。

信主前的光景：

「没有信主前，接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，认为先有物质后有精神。年轻时，信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，自己也曾在在这方面穷尽想象之能事；后来又认为孔孟学说是为人精华，是立国之本；后来又认为权力、金钱、女人是推动社会运动的永恒轴点。在国内的家人、亲戚朋友均无人信教。改革开放后，家乡教会的复兴，我认为人们对神和迷信的追求，以满足灵魂中的饥渴。我曾经读过圣经故事，认为是神话事故。年轻时读到莎士比亚的‘生存还是毁灭……没有一个从天国回来的人……使我对人生一直持消极和悲观的态度。」

信主时的经历：

「来以色列后，一年多时间没有信主，尽管教会活动我也产生些兴趣，但均人为是人的自我陶醉，认为神是人造的。后来不断发现圣经中的话是真理，但又觉得里面有太多的神话和外国人的名字。我的同事刘振义信主后，我认为他是想研究神学，因为他曾经是研究生毕业。在以色列的工作（建筑业）、生活（最低层）使我觉得，我即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又是资本家榨取我们血汗的对像。在一次工作的烦恼之余，刘振义让我读圣经传道书，让我祈祷。我照着做了，我当时认为，人要心胸开阔，不要拒绝一切。这之后，奇迹产生了，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的确确实我被改变了。」

信主后的改变：

「首先感到一切都过去了，心情特别轻松，之后的每次祈祷都有变化，烟不抽了。再看圣经感受不一样了，感受到圣灵的存在，这是人的理智所无法想象的。在看了许多福音小册子和其它书籍后，发现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就是在真诚的祈祷后，都产生了奇妙的变化。以往对人的智能、知识、科学等坚信的我，不再排除超自然灵的存在了，他就在我里面。圣灵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我早就认为圣经中的话「世人都犯了罪」是真理。因为在人们的意念中，就是常常不断地、非故意地产生罪的念头。只有信主，心里才能平安，‘罪才能得赦免’。我在写这份申请前，已有一个多月的冷静思考。现在我真的信主了。我的内心如同战场，新我旧我厮杀不停，最后，上帝啊，你救了我，改变太大，真是千言万语……。」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七期，2007年1月。

(蒙作者允准刊载)